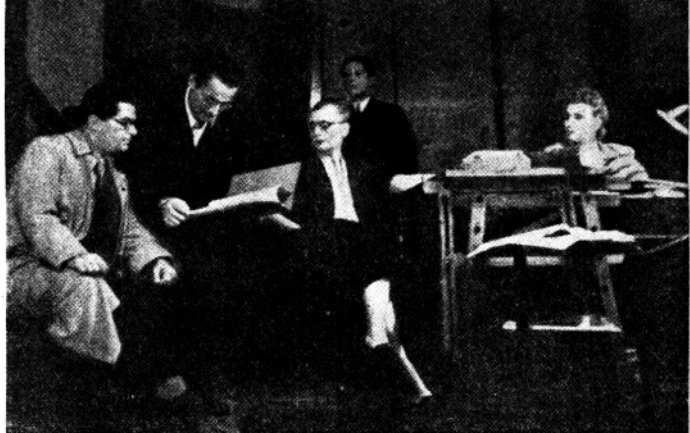


戲 劇 譯 叢

害 草

巴 南 伽 著 呂 錚 譯

上 雜 出 版 社



第三幕舞台面

序

羅馬尼亞人民在偉大的蘇聯幫助之下，從法西斯的鐵蹄下解放出來，推翻了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國內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並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嶄新的人民民主國家，向着社會主義前進。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完成，為大規模建設立下了基礎，現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十年電氣計劃已經開始實行了。工業的發展、農業的集體化和機械化，使他們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獲得獨立、自由、幸福美滿的生活。但是貪婪的帝國主義並沒有放棄奴役羅馬尼亞人民的迷夢。以美國為首的美、英、荷蘭等帝國主義集團，妄想恢復

舊日在羅馬尼亞的壟斷勢力，好盡情地掠奪羅馬尼亞的石油、銅、鐵等豐富的資源，使羅馬尼亞人民永遠過着貧困悲慘的日子，不惜用種種卑鄙的手段來破壞羅馬尼亞人民的經濟建設。英勇的羅馬尼亞人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打擊了、並且繼續在打擊着敵人的一切陰謀。國家計劃順利完成，工業農業生產量大大超過戰前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及最近許多偉大的建設工程（如多瑙河——黑海運河工程）在迅速進行中。這些事實都表明他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勝利前進。

這個劇本以解放後，羅馬尼亞人民與帝國主義的經濟鬥爭為背景，描寫一個知識分子的轉變。一個在舊社會中曾經遭受“高等乞丐”命運的知識分子在新社會中受到人民的重視，得到貢獻自己才能為祖國服務的機會，在工人黨的領導下擔任了一項與國家計劃有關的研究工作；但是由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污毒還殘留在他的腦中，他不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從個人的名利出發，自高自大，脫離實際，自由散漫，思想麻痺，敵我不分，欺騙自己的同志，搞不正當的戀愛，以致讓敵人鑽了空子；他所主持的試驗工作遭受敵人暗中破壞，幾乎失敗。幸虧工人們發揮主人翁的精神，日夜不息地工作，提前完成了任務，因而打擊在敵人的陰謀，試驗工作才得成功。他在這個實際鬥爭的

考驗中，終於認識了工人階級的偉大，知道自己這樣的人是經不起“一陣大風”的。

在粉碎帝國主義一切陰謀、完成社會主義的和平建設的這一巨大鬥爭中，知識分子必須澈底批判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以工人階級的思想來武裝自己。吉奧爾其烏·吉斯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報告中說：“一切資本主義的影響特別容易侵入思想的領域，侵入文學藝術與科學。因此今後在思想戰線上反對帝國主義的影響、反對崇拜資本主義的腐化文化的積極鬥爭，為我黨最主要的任務。”這個劇本正是形象地給我們以同樣的指示。

這個劇本不僅在羅馬尼亞國內，並且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也已經有了成功的演出。羅馬尼亞的影片“生命的勝利”，就是根據這個劇本而攝製的。

作者奧萊耳·巴南伽 (Aurel Baranga) 是羅馬尼亞劇作家，一九一三年生於布加勒斯特。很早就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三四年開始作為一個反法西斯新聞記者而積極活動。羅馬尼亞解放後，在新的條件下，他的才能獲得了充分的發展。他出版了許多成功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除這個劇本外，如為了人民的幸福（和 N. Moraru 合著的一個劇本）。他現在是蘿藤（一個諷刺性的雜誌）的主編，

— 3 —



正在致力於羅馬尼亞人民爲和平與生活而鬥爭的偉大事業。

譯 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五日



人 物 表

(按上場的次序)

安妮塔·查哈賴斯庫——五十多一點，或者照她自己說是這年齡。

巴伐耳·查哈賴斯庫——化學技師，安妮塔的丈夫，年齡與安妮塔差不多。

維克多·杜密特勒斯庫——自稱詩人。又算是新聞記者和劇作家。四十歲，但是看不出有四十歲。

安得列·白爾利——四十八歲，大學教授，著名的化學家。

阿娥娜·馬林——二十六歲，化學技師。

馬林·馬林——年齡相同，或許大兩三歲，阿娥娜的丈夫，也是化學家。

雷度庫和龍古——兩個在廣播公司工作的技師。

艾林娜·白爾利——四十四歲，大學教授，化學家，白爾利教授的妻子。

米哈耳·沙弗羅尼——四十八歲。

第一幕

安得列·白爾利和艾林娜·白爾利家的起坐室。它是在一所寬敞的大房子裏，這所房子裏現在住了兩家：安得列·白爾利（一個化學技師）和他的妻子（也是一個化學家）住在樓下；他們的年青助手阿娥娜·馬林和馬林·馬林住在樓上。劇情從始到終發生在一個起坐室兼書房的房間裏。這個房間裏佈置得清清爽爽，但是一點沒有資產階級住宅那種浮華的氣象。台背後可以看見兩隻裝技術性書籍的大書架。牆壁上掛着兩三張家常的畫子，旁邊有幾張描寫工人生活的圖表和畫片。

寫字桌子上放滿了文件夾子、書本和文件，這種亂七八糟的狀態表明了室內常做些緊張的工作。一架橡木梯連接着白爾利家和馬林家。室後有一個寬大的窗戶。室內散放着椅子、扶手椅子、一隻柱燈，還有一張放電話機的小桌子。

左邊一個門通着臥室；右邊也有一個門，通着到大門去的走廊。

傍晚。

安妮塔·查哈賴斯庫直挺挺地坐在一隻扶手椅子上。巴伐耳·查哈賴斯庫坐在睡椅上。

安妮塔（暴躁地）你總是急急忙忙！我們為什麼要呆在這兒等他？

巴伐耳 那麼，你指望他會猜到我們來了，把自己的工作丟下來接待我們嗎？

安妮塔 不，可是我真不願拿自己開玩笑，在這兒呆等。

這些花兒也要枯了……

巴伐耳 那麼，找一個花瓶把它們插在裏面好了。

安妮塔 那樣做他會當做是別人送來的，不……（生氣）

你把它們擱在這兒吧！（她把花兒擱在身邊）可是

……你也該想到打一個電話給他……（潑辣地）當

然，你是決想不到的，是不是？主動不是你的長處。

巴伐耳 其實我已經打過一個電話給他了。

安妮塔 怎樣呢？

巴伐耳 沒有人接。

安妮塔 （悲觀地）那可好！比我猜想的更糟。（斷然）

他們大概是正在別處慶祝。

巴伐耳 哪兒？

安妮塔 總是什麼宴會囉。

巴伐耳 胡說！還沒有到開宴會的時候哩。你心裏就只曉得宴會！

安妮塔 你瞧吧，他準會得到一個勳章。

巴伐耳 這很可能。既然報紙上登出了他發明的消息……這不是一件小事情。

安妮塔 那麼，為什麼不該宴請他們呢？

巴伐耳 （撫慰地）很好，親愛的，如果你要宴請他們，那就請他們好了。喂，我們走吧。

安妮塔 那麼，我們為什麼來呢？

巴伐耳 為什麼？……為什麼？呃，因為今天報紙上表揚了他們的成績。

安妮塔 別說啦！我所看見報紙上登出來的東西都沒有下文！

巴伐耳 那是在你那個時代。

安妮塔 嗨！那麼我現在是一個老太婆了，是不是？好像我的時代不也就是你的時代似的？現在這兒就祇我們兩個人，沒有人偷聽，我不妨說句真心話：到底還是從前的報紙好。在標着“首都新聞”的一欄裏，這兒一樁意外事件，那兒一件犯罪案子，一忽兒一個人自殺啦，一忽兒又是一個火油爐爆炸啦——怪夠刺激的。爲什麼現在他們沒有那一欄？

巴伐耳 因爲現在沒有人對它感到興趣。

安妮塔 嗨！可是我可感到興趣呀，巴伐耳。就拿我們今天上這兒來說吧，要是我們沒有走西勒維斯初街，我們就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了？

巴伐耳 唔，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安妮塔 我不知道，不過你不看見聚集了一大堆人嗎？（默想地）像大盜泰命特的一夥……賈格勒維特的牧師那些事情描寫得多麼動人啊……

巴伐耳 你瞧，那正是他們廢除那一欄的原因，這樣，人們就不會受到種種胡說八道的話的刺激了。現在，我在報紙上看到化學家安得列·白爾利有一個新發現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個消息是真實的，不是胡扯；而作爲他的一個朋友，我覺得我應該來向他祝賀。

安妮塔 可是他，一個有教養的人，卻沒有在家裏恭候。

〔電話鈴響，安妮塔動了一下，好像是要去拿聽筒，但是一想又不拿了；巴伐耳躊躇地做着同樣的動作。

同時，電話鈴不斷地響了一陣，又停止了。〕

安妮塔 （指着電話）我想，這又是人家來向他祝賀。

巴伐耳 （心不在焉）很可能。

安妮塔 （尖刻地）你看將有多少祝賀的人啊……（悶悶不樂地沉思了一會之後）親愛的巴伐耳，我打算把家裏的電話拆掉了。

巴伐耳 爲什麼？

安妮塔 把錢浪費在那上面有什麼好處？從來可曾有一個人來向你祝賀過？

巴伐耳 母親祝賀過。在聖彼得和聖保羅節。

安妮塔 不錯，祇有她一個；此外可沒有人有什麼理由來祝賀你了。

巴伐耳 唔，你不能說我一生一事無成呀。

安妮塔 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通心麵的一種新式包裝法……

巴伐耳 （耐住性子）各人有各人的一行。

安妮塔 想想看，做了一個化學家，卻又去搞什麼食品化學——廚房裏的工作！誰叫你幹這種工作的？

巴伐耳 你叫我的。我不得不設法找一個立刻可以掙錢的工作。這就是我到赫丹工廠做事的原因。安得列的成功是由於他堅持了下去。一個做研究工作的人，首先必須是一個有耐心的、有毅力的人。

安妮塔 而且還須是一個有腦筋的人……

巴伐耳 當然。安得列對於自己的一生處理得很聰明。他到巴黎去留學……娶了艾林娜那樣的一個女人……

安妮塔 又是這一套老話！……如果你要娶一個女學者，爲什麼不娶呢？還來得及啊！（她賣俏地在臉上撲粉）

巴伐耳 （感覺到一場爭吵在醞釀中）我可不是埋怨誰，親愛的。各人有各人所應得的。

安妮塔 我對你說一件事吧。她的份兒比你所想像的要小得多。

巴伐耳 那你錯了。艾林娜決不是一個尋常的女人。

安妮塔 喔，索性你再說她漂亮，我就無話可說了。

巴伐耳 我沒有說她漂亮。可是艾林娜是第一流的化學家，工作又努力。

安妮塔 我看得出……到處都是厚厚的灰塵。實際是你一直要過舒服的生活：定時的工作和黑袖套兒。你得到了。你現在只愁一筆養老金和雙層褲襠的褲子

了……

巴伐耳 （給她說中弱點）安妮塔！

安妮塔 你曉得他們將有多麼好的前途，多麼好的位置，多麼好的名聲嗎？（妒羨地）你瞧他們還要有一輛汽車呢。

巴伐耳 不，不會的。

安妮塔 爲什麼不會呢？

巴伐耳 因爲他們已經有一輛了。

安妮塔 （戳傷了她的心）你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他們有了多久了？

巴伐耳 一個月了。

安妮塔 你瞧吧！人家的喜事還要源源而來呢……獎金啦……代表大會啦……出國旅行啦……甚至於他還要當上部長，也是意料中的事。

巴伐耳 可是這是他應得的……

安妮塔 應得！……應得！你剛才還親口說什麼都是他的妻子哩。

巴伐耳 我沒有說這種話。我是說他們一塊兒工作。

安妮塔 唔，你要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你嗎？我壓根兒不相信他們兩人會發明那東西。

巴伐耳 那麼，誰發明的呢？

安妮塔 馬林。

〔大門鈴響。巴伐耳和安妮塔期待地對看着。〕

安妮塔 他們回來啦！（她拾起花束）

〔門鈴又響起來。〕

巴伐耳 那女工到哪兒去了？她好像並不急於開門似的。

安妮塔 她到哪兒去了？她開門給我們進來的時候不是告訴你她要到工會去開會嗎？（她起身去開了大門。室外傳來下面的對話）

〔一個人的聲音：“這是安得列·白爾利同志的家嗎？”〕

安妮塔 是的。

〔那個聲音：“大學合作社送來的”。〕

安妮塔 好。你把它們留在這兒吧。（安妮塔回到室內）

安妮塔 這屋子裏沒有一個負責的人。要不是我，那人就走開了……

巴伐耳 這時候，他們隨時就會回來了。

安妮塔 一家人家沒有一個能幹的主婦，就根本不成一家人家……那個年輕的太太……

巴伐耳 哪個？

安妮塔 阿娥娜，馬林的妻子，她是怎樣的一種女人？

巴伐耳 她很能幹……對於他們幫助很大……

安妮塔 幫助人也有種種幫助的方法……

巴伐耳 安妮塔！請你別鬧彎扭了。

安妮塔 天哪！我不該說我心裏想的事嗎？連我們單獨在一塊的時候都不能說嗎？我對你說：我有眼光。

巴伐耳 當然你有，我不否認。不過，這次你岔得太遠了。

安妮塔 她又漂亮，又時髦，又會打扮。我認為她的化學不見得高明，巴伐耳……也許物理很好。不然那教授也不會收他們進來住在他這屋子裏的……

巴伐耳 你真是胡扯！並不是他收他們進來住的。他們四個人分配到這所房子。

安妮塔 （含意深長地）那麼，他們只是湊巧住在一屋裏的！……

巴伐耳 他們不是在一塊兒工作嗎？

安妮塔 （斷然）正合着我剛才所說的話！（大門的鈴兒又響了。安妮塔去開了門，一面跟着維克多走進室內，一面說着）你瞧，你喜歡不喜歡？我成了他們的門房啦！

維克多 麻煩你了，希望你原諒。

安妮塔 不要緊。反正總得有一個人開門的……既然那女工不……

巴伐耳 安妮塔！

— 2 —